

田

亭

草

教內書堂記

官史局四閱月與同年翰  
趙君被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奄人自弱冠而下總  
角而上遴其穎慧者習誦讀工楷法而董以詞林官  
五人直日遞進皆內閣揭請得命也茲事實天奄主  
之諸監局有祿秩者所役屬若干人咸掄簡以充居  
恒各自有師其旦暮課業一如塾師例而請董以詞  
臣者重之也彼亦自爲重也宣德中謹身殿大學士  
陳山由內閣出教小內使書雖云輕其人然先朝亦  
已重其事矣故諸奄之傳宣 詔命往來內閣無論

品秩崇卑皆稱相君曰師傅所由來日久往時內書堂教習皆累資十年以上者至華亭徐文貞公特用資淺者爲之自己丑先輩始同官訝焉公笑曰徐思之不足訝也公意謂資深詞臣交游廣又或分校禮闈典試兩畿著錄稱門徒者衆諸大奄中奄恒緣而請託勢不得固辭因以爲名行累又有階而媒進者蓋老成人之慎慮如此余輩既拜命則大奄先期通請牘候卜吉命日廼庀几席以待至期余輩由厚載門入大奄遣中奄主之率諸小奄肅衣巾趨迓既登堂前致詞曰司禮監某公方侍上左右不獲陪几

席謹遣某代主者貌博碩儀度委蛇甚都盖大庵所  
特簡也致詞畢肅余輩南向立主東向立諸小庵北  
向立四拜成禮退乃布筵陳肴核主者奉觴設匕箸  
諸小庵趨蹌前後時主賓初會席相距遠問答寥寥  
第舉觴以目而已然主者每觴必罄而時時浮白示  
客余輩私相語曰此其形貌瑰磊足澆者將謬擬量  
於百觚我輩第應以酒禮耳既撤席奉巨觥稱祝余  
辭以疾重爲之濡唇二君各盡一觥力辭歸主者不  
能強也率諸小庵揖送而別故事書堂有學長主課  
程糾過事每升堂揖罷則掣籤背書背書罷則命長

短駢語隨其長幼酬對課程弗辦者例扑之學長職操箠受扑者恬不爲楚也廼學長亦時糾其不率者曰某歷位某喧譁每受扑則呼暑如郭舍人意學長或高下其手抑或以不率故督過特重也余聞而哂之諸侍側小奄拱而問曰師傳何哂也余應之曰吾列官吏局而日作童子師是故哂耳第令若輩熟文義達理道它日爲國家作好事則吾之哂乃爲喜已問者跼蹐而去越數日余進課業罷諸小奄爭摘竒字來問意大奄陰主之欲窮余所不知余稍爲解釋一二仍語之曰若輩所誦讀不過語孟學庸達者

中外奏疏此其中曾無奇難字即令揚雄爲若輩師  
無益也自是而奇字之問絕矣余因憶往哲所稱奄  
宦自東漢迄後唐惟數呂彊張承業兩人其稱許太  
陋俾供事掖庭豫參帷幄者視爲殊躅不足鼓其向  
善之心即兩漢時如黃門令史游之勤款納忠多所  
補益鉤盾令鄭衆之一心王室不事豪黨中常侍良  
賀之清儉退厚不敢薦士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  
郭躬汝陽李廵北海趙祐之清忠恬寂靡爭威權小  
黃門甘陵吳伉之博達奉公從容寺舍所可稱者奚  
啻呂彊一人而已迨于唐季凶奄之煽禍極矣然而

彊立持正排擠邪黨則有如俱文珍奮身定難讓功  
辭賞則有如馬存亮痛嫉儕類退隱青城則有如嚴  
遵美仗義矢節飲泣平賊則有如楊復光皆庶幾疾  
風勁草狂瀾砥柱奚待至後唐乃稱一張承業也余  
乃謀諸羅趙二君稍擴撫節畧彙次名籍命書史編  
錄成帙以示諸小庵命時時習讀間呼而問之亦有  
能津津頌說者而諸大庵中庵絕不以居間見凜蓋  
知吾儕之屹然不搖又寡交游鮮門徒必且以未同  
之言卻之也乃知文貞公曲成後進之意豫且密矣  
越一載余謁告南旋因追記其事

巢雲書院記

出城北三四里許。岩宇星列而泉石稱最勝者三。望之突然。梵宮陰蔚。外坦而中幽者。觀音岩也。稍進而石門盤礴。佛龕邃靚。有古松蟠虬倒影者。彌陀岩也。又進而懸崖陡立。鳥道微茫。常有雲氣朝暮往還者。巢雲岩也。二岩距巢雲。若由踵至頂。望之不能尋丈。乃其嶽崱突兀。曲折迂旋。登者十休而上。五休而下。若蓬萊千仞之不可幾。比一至其巔。則怪石峻嶒。擎空吐霧。流泉噴灑。瀑布飛珠。其奇勝甲于諸岩。而金谿之水朝于右。浯江之水匯于前。平疇縣巨郡城在



目當其彤雲四塞。烟雨沉冥。則岑寂孤高。恍在層霄之上。若夫霽旭初開。暮霞掩映。群山奔赴。環流浴日。又曠然備一郡之大觀矣。先是年遠荒頽。鞠為茂草。雖故老莫知其處。隆慶己巳。侍御詹君以言事忤。

上旨。譴歸田里。常棲遲于彌陀觀音兩岩之間。一日偕朱徵君訪尋故跡。援蘿登憩。披榛而石出。卓杖而泉落。不覺相顧大喜。謂神人之挈而授之也。已乃庀材鳩工。即其舊趾建之。中為書室。背北面南。左為流觴亭。傍注澗水而蓄魚其中。右為軒窓。俯矚二岩勝槩。其規畫精雅。皆出君心構目營。而郡守朱侯貳守。

丁侯推守李侯咸捐俸以翼厥費。兵憲喬公給岩僧田若干畝。落成之日。余携尊酒詣之。相與掃石而坐。臨流而飲。覺其幽奇萬狀。寥廓無涯。令人息心炫目。而不能舍去。嗟乎。百餘年榛莽之區。一為君所賞識。遂緣以改觀。增勝。即一草一木。殆若非人間所有。美哉。君之足以自娛。而茲岩之獲自托于君也。然余觀自古諍臣以言獲罪者。多稱病謝客。塞戶避謗。惴惴焉。猶惟不測。君今枕石漱泉。陶然以琴書詩篇自適。既無懷沙賦鵬之怨。又無憂讒畏譏之慮。則其所遭之幸。盖什倍於古人。是皆一時勝事。不可以無紀者。

也。余於是乎援筆而為之記。君名仰庇。今為茲岩主人。喬公名懋敬。朱侯名炳如。丁侯名一中。李侯名燾。皆尚意氣雅慕君者。而余為黃生鳳翔也。

思明軒記

黃子以乙亥春別故山驅車北上時郵禁方嚴從二三僮僕日崎嶇羈旅間行望滁陽屬雨雪載途輪蹄胥阻投蕭寺憇焉寺必蕩慧上人掘衣出迓入坐方丈啜茗飯蔬恍若脫苦海登淨樂界方丈後有小軒叢檜蔽虧掇孔氏之旨顏之曰思明拂几然香請余為記余謂上人學佛者何至援吾儒為重且方苦罷困怔衷龜手未遑也越晨復大雪四郊凜冽寂無行道聲上人留余甚懇雅有繫駒投轄意余乃就繩床與上人跏趺坐率爾問曰目有明乎上人瞠目視弗

荅余笑曰上人果謂有明者目乎上人知余非談諧也徐思之弗得其說乃徐拱而請曰公能謂目為無明乎余曰藉令目果有明則冥突蔀屋中固宜頽然獨照胡爾懵懵也故知目本無明受三光之明以為明耳明外也非內也安得執外以為有也上人曰公之言然顧明者察秋毫瞽者泰山在前而無睹有之與無不既判乎余曰此強分別耳瞽者之目弗克受明非原有明而今喪之也凡人之一身百骸九竅均受諸造物有者幻妄無者真體乃世之徇生執有奚啻一端矣形本無着觸塵斯着而強名之曰根心本

無境緣物為境而強名之曰彼岸。聰明靈覺。竟其身  
為形役。而強名之曰有真君。夫有非真也。惟上乘  
法門。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不有之有。去來非增  
不無之無。生滅非境。故滿月有輪睹之。無形摩尼有  
珠示之。無色扣門有應。曰舍無人焉。但當空茲所有。  
慎勿實茲所無。此正義諦也。今上人日坐禪室中。而  
憂然執無為。有不亦異乎。上人驚下席再拜稽顙曰。  
公殆剖混沌之竅乎。南能北秀。且拜下風。請勅諸椿。  
余曰。無無亦無矣。安用言。安用言。無。上人請之甚力。  
因次所問。荅作思明軒記。以貽之。余知上人非能歸。

儒者故不復示以吾儒之說

誅夢記

余守官南詞林。署宇岑寂。軒墀蕪穢。當階有惡木。蟠  
爲蔓草。積緣而上之。翳翳叢蔚。群蜂結巢。甚夥。余乘  
暇擁筭步屨。偶觸其繁柯。蜂遂群起。螫人。即掩面而  
逃。猶追奔喧哄弗止也。余不勝憤。呼僮輩揮刃操鋤。  
難芟之殆盡。是夜夢青衣童子趨而訴曰。區區蔓草。  
神也。自託根壘塏。均受亭毒。涵覆先是。寓茲署者。即  
不垂灌溉。亦不相誰何。今足下橫見誅夷。一何惜也。  
竊聞天道好生。王政不撻彘。不伐夭。以今揆之。殆異  
焉。余勃然數之曰。夫好生仁也。討罪義也。爾之罪盈。



矣。不誅何待。今夫蓬在麻中。不扶自直。松栢孤根。挺然獨秀。即隨風之草。亦頻仰造化。靡所攀緣。爾性姿非良。黃緣獨巧。在下援上。假柔護剛。膠漆連綿。藏瑕匿垢。曲如鉤者。日進。直如繩者。靡前。爾罪一矣。兔絲之下。必有茯苓。菟菟條桑。寄生茂焉。彼實異質。同氣各成。藥物以濟民用。爾乃憑資藉蔭。為逋逃藪。萬毒甚設。伺翼煽動。稍有抵觸。群飛刺天。如叢蛇蝎之窠。奚止狐兔之窟。爾罪二矣。蜂腹蜚蠊。乘隙而出。憑社黠鼠。當書斯伏。爾乃盤據輪囷。偃傲白日。森布支黨。推之不去。陽暄先被。其尤甚。膏露先霑。其潤澤。彼雖

居中撐柱實乃徒擁虛器。旁觀者憤嘆蒙蔽者自若。爾罪三矣。爾負此三罪而猶搖曳青紫。閱歷歲月。吾今乃按法行誅耳。豈與鋤當戶之芝蘭。焚崑崗之王石比乎。而胡敢嗷嗷稱冤也。青衣童子聞余言。慄焉縮氣。噤焉結舌。少頃復請曰。區區誠有罪。顧所附為誰。昔曹公伐濯龍之樹而興疾。鮑君禳舍北之桑而獲福。願足下審處焉。余叱曰。奴尚欲稱禍福。惕余為將來攀援地耶。晨起鳩衆。伐集斧斤。伐惡木。新之庭。除肅然。擁几危坐。遂援筆記其事。

宋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祠堂記

宋諫議大夫韓公國華舉太平興國二年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泉州有惠政以赴召道卒建陽其稱中令則厥子魏公琦所贈官云魏公弼亮三朝功施社稷相州人嘖嘖頌說侈爲鄉邦重然公實泉署中產泉故列中令名宦魏公鄉賢而郡用忠獻顏堂則取魏公謚蓋存遺愛邇發祥所從來日遠先後郡守王公十朋汪公大猷真公德秀即署中建祠鐫像式隆祀典若曰是憑熊退食清紫降神之地云爾矣顧代遷事改祠宇久堙像設它移荒碑剝落尚論者慨噫

馬夫當中令歿時郡人奔赴千里朝夕哭奠不忍別  
靖康末、犯河北過相州傳孝寺睹魏公畫像輒下  
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嗟乎當時之人心如此三代  
直道百世如昨今之以名宦鄉賢儼然特祠者炳相  
望也廼獨於二公缺焉遂令報功崇德美意泯然於  
曠世之下禮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復斯言寧無  
遐想今郡守新安程公朝京方振揚風教修舉廢墜  
弔兩公之遺烈慨祀典之弗章則奮然任曰此余責  
也爰即郡廨一區重飭祠宇昇二像還祠中祀以春  
秋著爲例委黃子鳳翔記焉黃子曰夫祠之爲言祀

也又言思也畏壘尸祝高山仰止崇賢慕德今古同  
然匪思其曷祀矣吳季子祠於毘陵齊相石慶祠於  
齊郡矧中令魏公世濟厥美父子間交相重也俎豆  
春秋實應古誼藉令紀載闕軼恐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是宜勒諸彝典以諗後人鳳翔不敏敬叙次其  
事復爲辭三章俾祀者歌以侑焉辭曰風飄飄兮朱  
旆雲晶熒兮五色各導從兮雙騶凜靈光兮惕息望  
恍惚兮方來復容與兮裴徊心倅倅兮凝睇駭清紫  
兮崔嵬右迎神肅桂醕兮蘭漿薦黍稷兮馨香靈運  
蜷兮蒞止森後先兮徜徉褰幃帷兮鼓吹燦畫錦兮

堂皇忻下民兮抃舞戀溫陵兮故鄉右降神霧縠紛  
兮飄飄闢天門兮俯待趣九旂兮上騰霈霧沐兮風  
灑悵冥蹤兮靡及永翹跂兮如在願遺麻兮此邦綏  
旄倪兮樂豈右送神

南臺山重建精廬記

郡城之北清源山雄峙焉山有上下二洞稍折而西  
循逕而南有恠石峻嶒下臨無地者爲南臺山按爾  
雅四方而高曰臺古所稱章華栢梁金鳳銅雀皆窮  
人力爲之備諸環觀惟凝霞臺之在瀛海軒轅臺之  
在金母山乃天造非人力顧幻不可即茲山石壁千  
仞恍如削以神劍驅以六丁載以巨鰲湧以靈蜃棲  
以蕭史弄玉試憑而望之平疇繇亘岡巒環映溪流  
若橫帶城郭若女墻雖地非宏曠而奇觀遐覽種種  
入眸所謂高可望國氛小可容燕豆者庶幾近焉故

自昔以南臺名云山故有精廬沙門居之歲久頽毀  
騷人墨客携侶登臨則相與班荆藉草傳觴騁望白  
雲青靄飄拂衣裾已而暝色逼人棲憇無所姑掉臂  
而去之兵憲容縣楊公觀風政暇嘗一登眺裴迴則  
慨然曰茲勝境也柰何委諸榛莽俾樵夫牧豎躑躅  
徜徉哉遂創意外構之資皆已捐不費公帑役皆傭  
募不煩民力背石爲屋架層樓其上左爲梵宇爲亭  
黃生聞茲臺告成扶杖陟翫則輒有遐感焉夫物有  
必至事有固然成之趨于毀也興之趨于廢也猶旦  
之有暮彼金谷之園沒于豪貴平泉之石散于洛陽



其成毀興廢關一家者姑置勿論即章華栢梁諸鉅  
麗時更代易倏已夷爲丘墟俾弔古躊躇者欲尋其  
遺蹤而不可覩獨巖泉天然之勝托于亭臺棟宇之  
觀雖不幸至於侈頽而一加修營輒已依依如昨故  
恬愉葆真之士枕石漱流終不肯以此易彼今世仕  
者匪恬於溫飽私圖則縉於簿書軟掌塵懷俗慮溢  
滿眉睫第令移楊公所捐之費亦足供金谷平泉一  
木一石之需乃所營者不在彼而在此茲其襟懷闊  
豁豈俗吏所可幾哉余請告家居坐卧一小軒甚困  
是日憑高遙矚岸幘引滿涼風被體酷暑頓消恨游

與未豪不能偕友入作河朔飲猶遲回弗忍去顧薛  
扉之外恐有却立旁睨幾其去而代之者夫四時之  
序豈直可以說應侯哉即巖泉觴酌之樂亦爾然使  
余獲避喧逃虛偷一日之適者楊公德也興既闌促  
藍輿歸復坐小軒爲之記楊公名際會萬曆丁丑進  
士

異夢記

萬曆己丑冬至前之二日余以叨貳春省將祇事郊壇齋宿署中是夜淒風屏息玉宇澄泓與僚長東阿于公富順李公擁榻玄譚訖宵分乃罷既就枕而四壁間寥靜睡甚適忽夢有通刺者余誰何之則曰于尚書使者也開函睇視弗睹名姓刺中第有二語云空山一淚憑誰寄萬古孤魂祇自愁讀竟即遽然覺心殊駭愕通晉不寐晨起會飯具述以告二公恨不獲如周宣索統者訊之乃于公訝曰所謂于尚書者非眼中人耶余慙慙無以對少選而浙江上奏檄來

呈副封則巡撫中丞傳某所題疏乙其疏畧曰伏觀  
故少保兵部尚書臣于謙當 睿皇北狩 景帝嗣  
統之日內脩外攘盡瘁竭誠俾九鼎既危而獲安鑾  
輅旣去而獲返忠甚盛也遭萑苻之搆竟死非辜  
睿皇旋復悔之 聖聖相承後先昭雪贈官賜謚建  
祠吳山恩華爛然備矣維時棟事者弗克將順德意  
易名肅愍未愜衆心乞 聖明裁改以章顯勸慰幽  
魂于公覽其疏顧謂余曰夢徵矣幽明感通之理一  
至是取顧少保公獨見夢於公何也蓋余嘗陟吳山  
之陽謁少保祠為詩歌弔焉良謂有一面之識乎乃

為二公誦余詩有主聖臣忠語于公嘆曰公為少保  
公知己舊矣奚啻識荆比疏下于公請改謚曰忠肅  
命有司飭祠廟歲時虔祀毋有所懈 聖天子俞之  
於是輿論稱愜謂足安少保公九京云公嘗撫大梁  
故大梁人祠公祠碑記出北地李獻吉手猶謂南宮  
之銅太子之易二者不能為公恕嗟乎此豈公所得  
為也 純皇 敬皇恕之矣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至  
今傳公言足為酸鼻迺索癈持議者猶然沿徐石之  
吻公之抱幽憤於地下也固宜自古豪傑之士其精  
英靈爽不與歿俱逝如溫序見夢於其子張劭見夢

於其友彼皆倫誼維綴死別未幾今余之生後公殆  
百年直以祠下一謁哀此片辭而公神遂不遐棄也  
余亦獲贊成令典以藉手報公孰謂公其竟死耶昔  
周禮春官有六夢之占余茲夢不與烏乃作異夢記

南安縣重建金鷄橋記

余巖居蕭散每凌波浮鷁弭棹扶筇徙倚翠光亭陟  
九日山雲頂望駛流中疊石若累碁或完或圯則金  
鷄橋故址在焉橋南臨金鷄山東距武榮邑治董二  
望許往來如織盈盈一水若鎖扃闕隔樊籬冠蓋者  
繫騎停車負擔者弛肩企踵招招舟子刺篙廻翔間  
有蹇裳徒涉者余睹而歎曰國氏乘輿寧無動念水  
涸成梁之政蒞茲土者謂何蓋今天下物力詘法網  
密矣曩歲輜軒四出括贖鍰以實內帑嗣乃按籍上  
供若徵兩稅當官者搖手觸禁奚暇論繩墨之外矧

人心多辟煩謗易騰寧獨于思煥謠即染指之譏且  
從而陰擬其後守土吏郵傳厥官憂讒縮步有自來  
已武進蔣侯蒞武榮者閱四載廉明愷悌百廢具興  
嘗新禪寺以虔祝釐移譙樓以撤障壅創隱君亭以  
旌遺逸黎庶樂趨閭閻不擾一日有請建金鷄橋者  
公奮然任曰吾責也遂列狀于兩臺時兵憲容縣楊  
公郡太守休寧汪公推守武進劉公方廣宣朝廷德  
意子惠元元爰力主其議首捐俸爲士民倡郡邑士  
民咸樂輸貲助焉遂乃擇吉鳩工市材輦石經始于

萬曆壬辰年五月某日竣事于萬曆三十七年七月



日行者胥手額稱慶蓋茲役有三善焉古者諒見戒  
事乞事于日至而畢斬不妨稼穡以惠郊廛今官爲  
募役農狎于野萬寶告成之期適與橋成值一善也  
昔賢論荒政欲興工作聚失業之人比歲災荒室如  
懸磬自茲役建而程傭酬直民藉宿飽二善也人情  
興樂成難與慮始乃斯輸錙僇力信不爲厲非有徵  
發期會而奔若流水捷若轉丸三善也夫萃是三善  
者以營茲舉固宜其惠澤弘濟兆庶永賴哉先是古  
識有云金鷄通人行狀元方始生宋嘉定中吾邑梁  
文靖公應之矣說者謂吾郡人文昌熾當有應斯橋

嗣興者茲且聽諸冥漠顧諸公利濟之功不可無紀  
余固陋叨典筆札因紀其事而系之以銘曰湯湯河  
流畛域道側揭焉厲焉望洋太息倚與仁人視民孔  
棘跨波爲梁靈構奇畫群鵲填河六丁驅石斷鰲奠  
足垂虹舒翼連袂方車砥平弦直緩步康莊若履衽  
席天江析木入寰咫尺寶筏非慈杯渡何極紀德峴  
碑以永弗泐

鄒守鄒公生祠記

萬曆庚辰郡守鄒公由刑曹大夫來典吾郡居五載  
遷副閩臬已復叅閩藩越萬曆壬辰擢為東粵廉訪  
使蓋先後蒞閩中餘一紀矣公將之官東粵道溫陵  
郡士氓先期走數十里迓之已又追數十里送之又  
相率詣黃生請曰太守鄒公之有遺愛于茲土也桑  
庾畏壘之祝久矣在念顧軺車猶往來境上時時獲  
望見顏色且格于例弗敢舉也今望東粵往矣召伯  
之甘棠雖云勿剪并州之竹馬無所復待矣吾儕且  
卜地建祠以識靡諼而願徼一言勅諸石黃生乃進

諸士民語之曰夫滁州之頌韓思復韶州之生祠徐  
申蓋自古有之匪今日始已顧以鄉薦紳稱是邦大  
夫不幾於諛耶諸君稔鄒公美政願為我叙述之乃  
諸文學耆老嫻于詞者則進而言曰夫古昔所稱良  
守班班史冊未易枚舉以今觀鄒公約飭砥礪無論  
暮金不入即束脩之餽一切謝卻此其清操雅節似  
北海之朱仲卿辰出坐堂皇吏抱牒次第受署浣手  
奉法而獨煦濡蒼赤務在成就全安此其明察仁恕  
似潁川之黃次公兩造至前片言立決事畢即遣歸  
農仍簡除煩苛為諸屬邑倡此其安靜不擾似金

之劉祖榮郡故饒宦宗巨室公弗用觚稜自引重惟  
遇事直枉毫無假貸雖有勢如山弗為奪此其公正  
不私似扶風之尹子况蒞政餘閒輒校閱諸生差次  
其材品且擇厥茂異者諄諄誨督之士斌斌多所濯  
磨此其興賢毓材似成都之文翁蓋鄒公德政如此  
公行矣執事即累牘縷陳奚諛之與有黃生曰唯唯  
否否君之言得微有未既耶先是監司蒞郡者過聽  
悠譚猛欲廝流鑿渠興窮鄉灌溉利顧郡南瀕海而  
城河流隨潮汐上下歲稍苦旱即浮園乘之下流既  
分上源弗給異時沃壤當遂淪為斥鹵區利未興而

害已立睹矣時群情洶洶以為弗便乃肩其事者方  
且驚擊異議遂厲畚鍤謂鄭國王景之績可旦夕就  
公博采輿論馳白于撫院趙公檄下立止之以故萬  
姓懽呼手額稱慶公沉毅善斷當機迎刃不動聲色  
而利害灼然茲舉實永世德也柰何置弗譚耶諸文  
學者老僉以黃生之言為然遂次所問荅俾勒于石  
為公生祠記公名墀浙江餘姚人隆慶戊辰進士

王氏節孝祠堂記

王氏故勲閥也世爲廬州府六安州人已調衛閩之  
榕城其自榕城入泉則自揮使濬公始濬伯子某世  
其官仲子桓爲郡博士弟子蚤夭配李氏如茶砥節  
撫其孤熺以亢王氏宗媵洪氏亦矢志相從終身弗  
去郡人稱之曰雙節云節婦之子熺起歲薦仕爲瀧  
水訓導熺季子文昇有隱德然皆以篤孝聞于家王  
氏之累行好修所繇來遠矣文昇之子鏞惇惇篤行  
子也謁黃生請曰不肖自先高祖著籍于泉也魯  
伯而下爲大宗先曾祖而下爲小宗不肖於禮得

建祠宇茲且竭蹶圖之願丐一言爲記黃生名之  
爲節孝祠堂而紀之曰夫乾坤所恃以不毀者綱常  
已耳婦之貞子之孝皆天常人紀不當視爲希曠蹕  
絕之行顧詩錄共姜春秋美叔姬及陋揚舜孔門稱  
曾閔一何寥濶罕值也乃王氏一門三世兼而有之  
世德之積詎不厚哉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昔健  
爲周敬姬誓死育孤百折不迴卒克昌周氏胤王休  
徵以純孝名厥子根亦謚曰孝厥弟玄通孝謹名亞  
休徵而王氏熾昌竟擅江右冠族蓋天心之佑善如  
此今王君鏞且陵厲青雲搏扶搖上矣嗣興者未



父吾謂爲積善餘慶之券故特取節孝名其祠堂云  
余草既具或有問於余曰夫李與洪分則嫡媵也茲  
取二氏之節而雙之且王氏以洪祔于祠廟也禮乎  
余應之曰漢書所紀李善非涑陽李元蒼頭乎當元  
歿而遺孤岌岌善潛負遠竄迄用植遺漢帝嘉其義  
即建武中詔書至今善與元之子績並拜太子舍人  
矣洪氏之祔于祠廟也又奚疑焉因并記此以告王  
氏子孫俾永世弗忘云

中丞集齊丘公家廟記

粵丘氏之先種德惟舊鬱積磅礴蓄焉未宣迄于中丞公廼始續戎駿發邁迹自身用光昭先人令聞訃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不云乎祀事孔明先祖是皇中丞公令德鴻猷恢前啓後是宜丘氏孫子闡揚繼序世篤禋饗衍水木原本之念以永識弗諼公伯子維禎將建公廟于室之東咨度庀材賁志弗遂季子維棻筮吉經始遑靡寢食隆厥棟宇美厥輪寘所究竟厥緒者十之八九矣顧長算詘於短晷崇祐依神曠焉有待茲伯季二氏之子宇勲宇熙復踵

先志竟之以萬曆己亥十一月九日甲寅鳩工竣事  
越歲庚子元正二十有二日丁卯奉主妥焉蓋士大  
夫廟祀之制裁於周格於秦漢復於晉唐而特詳於  
宋自慶曆至和間制詔初頒宰司建議下禮官儒臣  
叅訂堂室兩廡齋坊庖廚之位置籩豆簠簋尊壺鉶  
鼎之供用咸定其規畫品式而韓忠獻琦張忠烈俊  
劉武僖光世其子孫胥疏請于朝特建祠廟奉爲永  
世不遷之初蓋其制之詳且密如此惟茲中丞公氣  
節功業卓然負朝紳童望其令餘姚開府西蜀兩地  
之人咸祠祀之而泉鄉校亦春秋俎豆公不絕矧丘

氏之子若孫乎今營之再世殫瘁竭虔矢棘聲飛之  
態殖殖噦噦之觀弘敞鉅麗煥耀一時即不獲如三  
氏子孫微朝命爲光寵乃誼協楚茨制沿古昔予以  
妥明靈展孝思中丞公其可謂有後矣宇勲等來請  
記翔樂觀盛舉因叙次其事而系以頌曰顯允中丞  
維國之禎不回其德有赫厥聲畏壘尸祝桑梓攸程  
貽謀燕翼展也儀刑本支百世則篤其慶綿綿繩繩  
前麻後映率親率祖惟孝與敬一門雍睦以莫不令  
新廟奕奕寢成孔安著龜叶從幽明齊懽酌彼清醑  
祇潔盤餐孝孫將之威儀既閒焄蒿在上對越在下

則著則存貌愁心寫神之格矣祐以純嘏錫爵祚胤  
符于周雅追昔魯人有頌閼宮邇自后稷逮于魯公  
卿尹庶士孝思則同勒詞貞石裡報崇隆

瘞旅記

萬曆丙申秋杪余將上先塚營塋途出南門經雙坑之鄉睹客死者橫道烏鬚鬢頽白形貌不毀蓋死暴疾非死盜也乃停籃輿鳩居民詰之曰人固有不幸時若輩群處茲土忍視其灑風沐露暴秋陽中坐斬一藥梘之力不為地乎間有老而慧者向余語曰不敢也余訝甚詰其故則縷縷言曰是旅人以昨暮至少憩道傍有病色旋即望望然行若疾有所赴者行不百步僵矣當始僵時左臂負袱右手星衣一小傘橫其側余儕相告趨視尋各散歸舍躊躇不知所出

已而衣與袂為行道者剽去矣憶先歲旁村有橫道  
斃旅顛今日者其村民醺錢瘞之越宿而無賴子呌  
號前曰若輩利旅人皆棄夜殺而埋諸坎請分餘貲  
畀我不者鳴諸官禍且不測是時強者髮指弱者膽  
落方四顧屏營無賴子則已踉蹌詣邑白諸賊曹尉  
尉遣胥役往驗焉胥役至擇民居敞朗者出檄踞坐  
厲聲色呼集里人發瘞視之睹其死暴疾狀甚晰顧  
呼儕侶囁嚅附耳如將深文案劾然衆滋慙為治酒  
食薦賂遺甚辦胥役歸陳牒于尉無賴子詣尉大號  
曰所遣人獵賄有狀何能塞衆耳目尉不敢問上

邑大夫邑大夫復遣尉往驗焉旁諸村聞尉出盛張樂往迓且蜂擁視尉所為尉至即詣視詳覈所指畫明晰如胥役言尉幸不挾賄然村中治供帳犒輿從惴惴然惵失尉心尉歸報無賴子復詣訟庭大號曰尉亦受賄耳尉指天誓日白無它村老壯群擁者復涕泣稱枉如出一口邑大夫幸不尉疑也呼隸扶無賴子下檄瘞死者如初夫掩骼埋胔陰德事也旁村民甫一發念矢力而禍穽隨矣故曰不敢也余嘆曰為仁義乃不利至是哉雖然仁義附勢而行之何不利之與有遂呼僕募役夫買槥荷鍤而瘞之記其狀



貌衣幘與死之日日揭木標道左俟其家蹤跡焉且  
詳紀始末告將來為吏者毋令黔庶以仁義為狴犴  
云

東郊山廬記

余以萬曆乙未卜永宅于東郊買山田亭距郡城十里時方有南秩宗之召控辭未允一意稱病逃寂往來丘隴間營其兆域植之檜栢每傳餐設榻假農家為遊廬湫隘喧囂靡獲寧宇然且朝夕安焉是冬奉主忌予告而畚鍤亦適竣事越兩載乃買園于山之南縱廣五畝居然田舍翁宅秀也即其中構為小齋極不逾九楹桶堂階不汰不陋雜蒔竹木花果編籬落環之而斥其餘為墳丁農桑業茲地高燥爽塏前臨達道然荆扉茅徑委蛇曲折而入車聲馬跡聞不

相聞且與農家鷄犬亦自覺絕余宴坐沾沾（一）喜又  
越兩載乃買池半畝田二畝于小齋之下魚弗能盈  
尺稼弗能充箱竊自謂濠梁壯觀洛陽負郭不是過  
也昔原涉葬其父大治塚舍為周閣重樓余既無饒  
積以遺後人安得原涉者為之子即有之非所願耳  
司空圖築墳塚每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飲酒為娛  
樂庶幾哉與劉伶伍柰佳客弗能從何余以區區最  
爾之地營茲小構不過斥鷃之枋榆鷦鷯之一枝顧  
容膝易安寓目易快清風明月易足耕夫牧豎易親  
而余家居城市無園林亭榭假山曲水之娛或應（一）

叢筵力竭神瘁輒望茲山廬稅駕巾車獨往凌飈長  
嘯誦東臯清流之賦為之擊節怡神客至則汲泉淪  
茗摘蔬供饌掃苔砌而班荆命濁醪而取醉無羨于  
重樓周閣亦無煩觴咏壙中第不知金谷蘭亭之唱  
和視今日何如耳大都群生擾擾有涯者數無涯者  
欲時乎縻情聲利料量失得則雍門之琴反以生悲  
牛山之觴徒揮涕淚時乎游心物外齊一死生則觴  
體之樂勝於南面殤子之壽脩於彭祖夫余所徘徊  
容與曳杖往還者非它日埋骨地哉乃行吟觴歌之  
興往往于茲發之客至亦能樂與余共也莊生之言

曰有天適有人適三復斯語聊用快心因握管書之  
貽達人一笑

泉州衛散饗記

茲記也為郡大夫合肥竇公紀也衛群卒頃賴合詞  
請於衛將軍曰吾儕小人繫命公家帑庾異時者奸  
胥間郡侯之弗灼積據為窟穴也饗及期輒陰持而  
市之弗以時予即予矣復侵牟之弗如額吾儕閔閔  
焉如農夫望歲而天降之苗也竇侯至則勅主吏按  
月呈牘月竟給之饗其或邇延規望陰為漁獵必正  
法弗貸諸以饗額上者署其匱如數出則按尺籍如  
其匱之數給之勾稽不煩胥吏毋獲為姦利吾儕計  
日待哺若朝至而饗夕至而飡即歲之不易而侯恒

子我以歲也且粒米寸鏹無浮券矣賴國家威靈疆  
場寧謐末從効死以報侯德願丐於立言君子而碑  
之用昭示後禩者衛將軍述其言以告黃生黃生不  
揣諾爲漢郡守統騎士兵車稱曰郡將李廣守上郡  
右北平咸用武功顯而趙廣漢以太守將兵從蒲類  
將軍擊虜遠復守京兆尹時文武吏未始判爲兩途  
今郡太守職主奉宣詔書拊循黔庶而已無所與武  
事惟武衛糧餼則守實司之顧守之職繁矣諸百城  
長各以職事稟仰條教上官之檄若令又旁午紛沓  
如川至而山喪也昕夕理簿書訊獄訟稍間延見大

靈以無遺灼也公廉明愷悌子視士

一十四

以諸常周而剖斷多餘閒屬邇歲海波告

公語諸將軍校尉維茲屯戍之卒備戰鬪捍圉用  
恩藉其力居斬其供非人情矣且誰非吾之赤子其  
退之也諸將軍校尉仰奉公德意亦靡或浚削自封  
省公謹身率先奚啻為吏民師帥已哉先是公以司  
徒即督饟上谷上谷雄鎮也主客兵歲饟百二十萬  
有奇公矢心天日不以錙銖自贖其出納歛散總之  
環轉衡平靡滯靡爽也轡弓躍馬荷戈乘障之旅無



弗人人頌公者藉令公握兵擁麾如漢守投醪挾纊  
之澤豈其令古人專之然而旁跼者反目矣故事司徒  
郎董饒諸邊閱三歲乃代公居上谷重一載耳而  
出守吾泉夫上谷之士卒不獲久有公也天實以公  
貺吾郡也蓋唐貞元間嚴大夫震牧梁將校吏士鯨  
老童孺願建碑紀德嚴大夫固不許而柳子厚從西  
人之願為作興州江運記以永其事余因倣之作泉  
州衛散饒記聊塞諸將校吏士之請

重修安溪開先令詹公祠記

安溪之建邑置令也自詹公始公爲令多惠政尋棄官卜佛耳山居焉人稱曰清隱先生公既去而邑士民追慕靡諼爲立生祠祀之蓋在五代周顯德之世云迨宋咸淳中邑民以災旱禳祈故神公靈響請于朝得勅封靖惠侯賜廟額曰靈惠公始墨綬終嚴壑生爲名德歿爲神今直稱曰開先令者邇昔士民意也蓋漢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而元始詔書特勅二千石率官屬行禮以示風勸北海宋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

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  
桐鄉民果爲立祠起冢虔伏臘祀今公有遺祠下協  
人情上膺朝命所由來日久公裔孫或居郡城或居  
邑里或居佛耳山之陽耕者敦本業讀者狎弦誦甲  
第賢豪斌斌嗣奮其二十世孫憲副公念廟貌弗稱  
舉義重興之規制宏廓輪奐輝煌詳具關廣文記中  
嘉靖之季邑遭寇亂祠遂燬于兵燹今司寇君憲副  
公仲子也自釋褐歸伏謁祠下顧瞻徘徊喟然嘆曰  
揚祖烈嗣先志是在不肖方今公私聲匱其何敢以  
累公帑煩族人復自捐貲重建願力絀未備沿之路

四十載復寢寢隨剝矣廼千萬曆辛丑諏吉鳩工扶  
傾葺圯堂宇一新敞以門樓翼以廊廡奕然壯觀猶  
曩于是公靈響益著益存諸春秋俎豆于公堂者亦  
益懍然祗肅矣夫元始詔書第一時令典耳而公祠  
宇祀事易數代如一日即廬江朱邑所不能必之子  
若孫者公獨不費恆營奉嘗百世若持券而掇之此  
其垂庥衍慶一何悠且遠也按郡志公自光州固始  
入閩閩王昺強畀以袍笏弗受節度留從效辟爲從  
事弗應重建議創邑小試惠澤而遂爾終身林藪也  
公清修砥節庶幾哉廉頑立懦之風其賢喬孫獲則

而象焉代有繁廕永享禋祀不亦宜乎翔不文於祠  
廟告新之日勒爲記公諱敦仁憲副公諱源弘治乙  
丑進士少司寇君名仰庠嘉靖乙丑進士

重脩開元寺記

今兩都盖有朝天宮云神壇象設儼然于上而黃冠者流日靈承奔走焉每歲時嵩祝之辰則冠紳珮王雲集輻輳文武吏各東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百官執職傳警諸所為趨蹌升降之度唱贊導從之節一與殿廷不異夫叔孫通之起漢制也為綿叢習諸野外漢帝臨觀令群臣肄習彼何其委諸草莽也乃知後王之制備且詳矣雖其因之事亦義起吾郡開元寺建自唐垂拱間白蓮呈瑞膾炙人口厥後次第營拓區院之莊嚴浮屠之峻麗屹然為城西巨鎮而

有司習朝賀儀者詣焉此與兩都之朝天宮秩在典籍豈殊焉年所多歷日就頽毀故檀越裔孫憲副同安黃君斤財鳩衆稍稍脩葺之而紫雲正殿工鉅費繁力寄群緣勢難獨任也郡侯合肥竇公以嵩祝詣寺睹其侈剝不治重蔽風雨則愆然駭曰天威咫尺之謂何乃有司徒爾玩視也遂厚捐為倡而郡丞清江楊公別駕海鹽陸公司理江寧卜公晉邑侯清遠徐公南邑侯東莞袁公胥捨俸佐之郡士民亦慕義響應焉凡八閱月而工告竣時竇侯將以入覲行矣諸耆老方相率祈佛異諧所願謂茲感報也宜有

紀而屬筆於余余謂如來示法以無為宗其視吾儒  
名教猶之蒼與素燕與越然顧夫幡幢之供設梵唄  
之讚頌所為朝夕虔禱展敬於空王者厥禮一何重  
哉數百年祇洹精舍 高皇帝綸音在焉而諸司遙  
祝之儀俯僂于剝棟頽楹之下彼奉空王者計畫無  
復之耳而折珪儋爵北面稱臣子奚為者也此竇侯  
所為目擊而心慄也公方潔仁明脩舉廢墜如學宮  
如尊經閣如紫陽書院如南溪石梁皆捐俸營之不  
以煩閭閻寸錙茲特其一云余既紀其事而繫以詩  
曰銀函遙度須彌律峯國號毘尼天曰梵率弄土為



城編茅覆佛積縷滿千貿花貢醖發彼弘願更無長  
物瑤壇之祝 天子萬年冠裳萃止歲時有虔尊勝

弗飭禮教虔懸戒律具嚴貪為慳緣吾儒之教亦復  
如然懿哉郡侯憑熊分虎香風慈雲慧日化雨性根  
菩提澤庇寧宇梅陞肅趨楓宸在覩爰需檀施成茲  
義舉淨財逋委凡衆齊心露澄紺井霞映雞林層疊  
迎日蓮座凝陰令辰崇典 天鑒如臨濟濟翼翼以  
莫不欽海國騰懽群黎戴德頌公佳績勝彼佛力兼  
生其共垂範罔極爰勒峴碑永鎮寶域恒沙有盡貞  
砥弗泐

思服堂記

吳興沈公奉爾書來督閩學者凡四閱載以積望擢  
叅知閩藩建南其駐節地也公雖釋學政專董一方  
其餘光映燭奚啻懸北斗臨之顧諸士乍離良師依  
依瞻戀皇皇然若有失者將圖祠公以志永念公聞  
而亟止之曰吾不願有此名矧猶承乏茲土乎二三  
子愛我宜以德毋重吾罪諸士唯唯已復聚而謀曰  
夫茲舉也且將見吾師於煢牆詎寧祝畏壘護甘棠  
習孺子慕而已會城故有正學書院公嘗群諸士敬  
業時課視焉諸士構講堂于其東後既竣署其門曰

八閩問道所請于豐城見羅李先生顏其堂曰思服  
又不遠數百里詣清涼山中謁黃生為記黃生黠淺  
未聞道第竊據所聞紀之曰淵哉李先生名堂之旨  
乎夫大雅咏周王也孟氏樂道之與七十子之服孔  
子對舉齊稱而千古杏壇之教遂與鎬京辟雍之化  
抗而為兩乃其原原本本則曰以德行仁無異術也  
孔門言仁曰成己曰教不倦統之曰性之德韓昌黎  
氏名仁曰博愛宋儒摘以為譏至其言德也則曰足  
乎已無待於外即見道分明者不能易也夫德修之  
闇然歛之藹如其推之而準如形之印影響之傳聲

也周京之民與孔門之群弟子所為心誠服者其故  
可思已不佞竊睹吳興沈公仁人也德人也公胸懷  
澄瑩性資醇坦不設門戶蹊徑以自標幟而其中有  
介然弗殺者甫入閩輒以端士習正文體嚴著令甲  
逮行部校閱諸所收擯獎戒晏然循之如田之有畔  
布帛之有尺幅也奇詭之詞貴競之風一旦為之不  
變閩故多才公恢網羅之煦愉蒞之乃至風教法紀  
所關毫無假貸每諸生以問業上謁視之猶家人父  
子所鼓舞陶鑄培護愛惜無論英哲之彥爭自濯磨  
即屏棄弗收為法受譴者亦自謂靡憾蓋公之真誠

側恒實盜而溢烏匪第以沾沾示惠矯飾為名者所  
謂仁人德人非耶文中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  
之言公之於道不待設門戶蹊徑者也宜諸士之戀  
慕弗能解也乃諸士則何以報公哉詩咏周王之譽  
髦斯士也曰成人有德孔門三千之衆獨稱七十子  
而德行實首四科夫豪傑不待文王而興洙泗脉  
黌孰頌法舊已矧公日以身為鵠多士日以耳目為  
步趨勗德不勸期于速肖所以報也登斯堂者宜  
然惕矣

陳紫峰先生嘗特祠記

國之大事在祀蓋自古記之而黌宮之祀典主於表  
章賢哲以揚勵世風尤莫有嚴焉者矣殷設學曰饗  
宗使有道德者師焉沒而祭之以爲樂祖周食三老  
五更於太學其禮教隆然祭矣而又祀先賢於西郊  
之庠蓋孔氏所謂天下之大教也夫春夏秋冬弦誦  
詩書之備法籩豆簠簋鐘鼓管磬之備物步趨周折  
升降揖讓之備文其爲教也人人之所共知乃獨謂  
既沒之祀爲足以教天下也茲其故豈易言哉人情  
激於有所觸而怠於無所勸彼其旌別於宮牆俎豆

之間能使聞且見者艷羨而興起焉是激勸人心之  
大權而殷周之典所以爲備也我國家稽古定制廟  
學中設鄉賢祠將擇其德業學問卓爲儀表者而祀  
之即古瞽宗西庠之遺意顧甄覈弗嚴沿私相襲既  
非所以明祀典之重矧有曠世賢哲屹然挺生于茲  
地上之有功於聖經而下之有關於風教者詎可槩  
以常典施之哉某自少小時輒聞吾邑有陳紫峰先  
生者今世名賢也先生潛心理學博綜經傳而尤邃  
於易嘗從虛齋蔡先生問業蔡先生特所獎許每剖  
析疑義冥探奧突必于先生焉證之若程門之游也

立朱門之蔡元定也諸所著述咸足羽翼傳註而發  
其所未發至其棄官顧養再徵不出飄然逍遙於物  
外而不知有可慕之祿爵尤為足以立懦而廉頑知  
先生者謂其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  
戶而有實學此百世定論也先生之沒有司既采輿  
議列祀之黌宮矣然景行私淑之士猶謂不滿崇尚  
之意始議特祠如蔡虛齋先生例而學傍有隙地一  
區堪卜建如式殆若天造地設以遺之今日者議始  
於郡守朱公炳如邑令黃侯金邑成於按院劉公良  
弼督學宋公豫卿郡守姚公光泮而邑令曹侯士楚



實助醵金以襄厥事二百年來未有之曠典于今始  
備焚燹奕奕即黌序亦爲之生色矣告成之日奉主  
以祭郡邑有司暨吾鄉縉紳學士忻忻然先後駿奔  
焉謂茲舉不可無記而屬筆於小子某某謂先生太  
節素履詳於傳誌載在郡乘可以無贅故特記其興  
事始末使千百世之下知我國家崇賢右文之治真  
與殷周比隆又使遐邇人士讀其書尚論其世而聞  
風思奮有不止於言語文字之粗者則茲祠之建其  
所繫於世道不少也豈直以爲先生榮已哉先生名  
琛字思獻紫峰其別號也

藏書室記

凡藏書必有樓爲之洞牖踈櫺以便搜閱辟蟬蠹且  
令吟風弄月之趣與諷咏俱適此儒林家所稱爲勝  
境樂事余家無樓臺則第構屋五楹上棟下宇度群  
籍其中彙次森列俾不至散亂而已顧逼隘特甚弗  
能容一榻每意至則側身信手携數冊就卧內閱觀  
之更番來往意趣悠然若坐群玉山房而闋二酉之  
祕也漢陸賈云書爲曉者傳夫曉書豈必在多哉余  
自舞勺時受胡氏春秋兼習左氏傳已乃漸習他經  
及網鑑性理真西山文章正宗非有他多識博聞可

鋪張爲炫耀然出應主司試亦如探囊取給不苦匱乏此領鄉薦則歲二十三矣自是獵涉諸子讀遷史兩漢書暨國朝典故間有手自摘抄者有依先輩題評勒于篇端纍纍作蠅頭字者今其書具在蓋下帷發憤文七年而始叨第濫竽詞苑以書史爲職業捐俸旁購逐歲遞增即不敢望四庫之藏而擬諸王修丁顓二家似不多讓顧繕性疇世之資所須幾何竊自愧駑劣不能遭時遴會用半部論語佐致太平亦不墜情迷進退溺志羶途以讀書不識字貽譏當世之賢哲余謂曉書不在多竊或非謬也歲在萬曆庚午

五冬積苦淫霖閱五六日稍霽矣傷洪流暴漲間入  
城市倉卒不及爲防家之老幼咸獲登榻而坐沒脛  
而變姑置群籍於意外此水退乃命奚童開扃鐫就  
視次第向皁日中曬晾之諸腐壞不堪檢存者姑置  
爲玩焚之芻狗耳曬晾畢仍舊藏焉而古今書目竟  
不遑具夫臯夔稷契所讀何書積書以遺子孫子孫  
未必能讀則自古云矣張華雅嗜墳籍嘗徙居載之  
三十乘杜暹聚書萬卷貽誠于後即以書借人者猶  
目爲不孝其篤好注心如此顧中台星坼少子避密  
簾之而留戀不能引退華雖博物亦奚以爲杜氏之

後人竟未聞有留意縑箱紹承世業者則與平泉之  
木石奚異凡余所聚書多經心鑽研隨筆鉛黃積累  
幾四十載蝕之以蟬蠹殘之以黠鼠又出其不意而  
蕩之以波臣滕囊卷袞多所耗失然其爲長物亦已  
多矣吾子孫能讀是書者第沿博反約精思實踐淺  
求之勿泥於副墨洛誦深求之勿索於玄珠罔象窮  
勿厭囊螢之苦達勿侈稽古之力要以步趨先民修  
身見世靳不忝于平生庶幾哉式穀貽謀可無負乎  
如其不能讀也則蔡伯喈崔慰祖亦願吾  
毋徒操杜遲榻心爲有識所嗤笑矣